

# 跨越棒球的想像界線

## 棒球的記憶縫合台灣歷史舊傷口 並在本土的基礎上與新窗口接軌認識新世界 從而建構社會主體性

◎林耀盛

件的記憶只是流於建立一種特定的表徵形式，那我們就得擔憂在此狀態下，我們的記憶將只是一再地被凍結，化為樣板性的論述版本而已。這次世界盃棒球迷總動員所展現的社會能動性十分可觀，台灣職棒能否經由世棒賽的衝擊回春，避免棒球的象徵意涵淪為犧牲的商品與角力的政治，仍有嚴峻考驗橫在眼前。

最後，今年的美國職棒冠軍賽，紐約洋基隊雖然連霸夢碎，但九一一事件後，棒球的創傷療癒功能若得以彰顯，原因之一在於棒球本來就是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反觀台灣從九二一震災到九一七水災，我們仍面臨尋求創傷涵轉的集體化療癒與個別化成長的具體方案。如果，我們持具創傷的概念建構，在於指認生活意義的失落與回復之間的歷程，則創傷文化的形構可以說是後現代狀況的一種徵候。如同創傷造成受創者生活世界的崩解與自我意義的失落，後現代社會的興起，也可視為對意義消褪、秩序迷亂與無力瓦解的一種反應。只是，在後現代社會去中心化之後，如我們創創構我們的個體認同與集體認同，維持我們傳統，以及允許我們忘記。一般來說，廣義的「修辭」，是同時含納「圖像式」與「表意式」的象徵力量。例如，修辭包括紀念儀式、常民文化、商品與各式社會活動。因之，棒球運動作為一種修辭，其實扮演著架接球迷認同意識與集體記憶的重要樞紐。如果事

待第三十四屆世界盃棒球賽的走勢是曲終，人不散。當中華健兒取得關鍵中荷之戰的勝利，挺進決賽四強後，也巧連了台灣歷史。球場上，球迷巧具心思地祭出鄭成功的招魂，幽香想像四百年前的戰役。現實的政治操作，不同的政黨約而同地以棒球為軸軸拍攝競選廣告，爭取選民認同。棒球的社會連帶，就這樣具體而微地勾勒出來。政治口水戰淹沒台灣島嶼之際，世棒賽喝采加油的聲音影像大街小巷，為低迷不振的社會氛圍注入生氣。這次的世棒賽者認為勝負之外的意義，在於擠壓出國人的「記憶的認同」想像的置換，因而再度召喚台灣社會的集體記憶。先，約略地說，在上世紀風雨飄搖的六、七〇年代，體育做治修辭學的利器，棒球成為建構國族榮光的續命丹。接著，

台灣進入經濟奇蹟，造就九〇年代職棒運動的興起，運動成為消費社會的娛樂選項。而後，運動場域順服於布希亞式的消費社會邏輯，歡愉的慾望誘惑，致使樓起的職棒地基逐漸搖晃，一路走來步履蹣跚。當此台灣社會痛苦指數攀升，世棒賽又為社會流動力提供一道宣洩的出口。只是，當世棒賽節慶般的風味漸次回歸日常生活之後，台灣棒球的體質結構能否走出幽靈認同，能否將球迷的熱情勞動轉化為打造棒球多元文化的象徵資本，而非耽溺於「亞洲第一」的抽象集體史裡，成為日後重要的課題。

其次，經由此次世界級級的比赛觀摩，拓展球迷的想像與思維空間。例如，進入四強決賽古／美、中／日的捉對廝殺，某個程度映射出美國與古巴後冷戰時期的互動徵象及中日東亞近代史的情緒現象。許多時刻，國族主義、後殖民論述與全球化所糾集的社會受苦性，會被球場上的勝利浪漫化，敘說過往化成嘆語，遺忘成為一種廉價的公共儀式，集體記憶成為官方的故事（神話）。其實，哈伯瓦克指出，集體記憶不只是寓居於人類心靈，同時也現身於社會實踐、社會關係、風土民俗與文獻檔案裡。集體記憶依循著歷史邏輯或分散或凝固，而個人的記憶與社會的記憶彼此交織互動，見證一種生命力的歷史現場詩歌。

復次，論者認為歷史與集體記憶具有三種修辭性的功能：協助創構我們的個體認同與集體認同、維持我們傳統，以及允許我們忘記。一般來說，廣義的「修辭」，是同時含納「圖像式」與「表意式」的象徵力量。例如，修辭包括紀念儀式、常民文化、商品與各式社會活動。因之，棒球運動作為一種修辭，其實扮演著架接球迷認同意識與集體記憶的重要樞紐。如果事

（作者為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